【文献与调查】

《毛大将军海上情形》

(清)汪汝淳撰　李尚英点校

按:《毛大将军海上情形》的作者汪汝淳(今安徽歙县人),其事迹已不可考。不过,从本书记载的内容和语气上看,他很可能是追随毛文龙多年的亲信幕僚。尽管书中对毛文龙的一些罪愆矢口不提,反而夸大其辞地予以颂扬,如将毛文龙对邻国朝鲜的不断侵扰,说成是"驾驭属国,以诚以信"等,但由于作者的特殊地位,他所记载的大多仍是第一手的可靠资料,对于全面评价毛文龙及研究明末辽东战局的发展趋势,都有重要的价值。

以往史学界对毛文龙的评价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毛文龙在明熹宗天启七年(1627)袁崇焕代表明廷与后金议和之先,就接受了后金的招降活动;有的不同意这一观点,指出毛文龙利用皮岛的战略地位,有效地牵制了后金的西进南下,但由于缺乏确凿史料,难以服人。而《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恰好解决了这一问题。它详细地记载了毛文龙自天启元年攻占皮岛、自任岛帅后,面对孤悬海外及缺粮缺饷的严峻局面,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并从中可以看出,至少在天启三年之前,毛文龙的主要精力确实用于建设明廷这唯一的海外重镇皮岛、联络朝鲜、骚扰后金后方,在牵制后金西进南下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那种完全否定毛文龙历史地位的观点,显然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

据目前所见,《毛大将军海上情形》有两个日本抄本,分别藏于北京大学图书馆(下称北大本)和日本东京国立图书馆(下称东京本)。由于两个版本内容基本相同,但东京本装帧较为杂乱,间有漏掉句子,故此次点校以北大本为据,其中脱落之字,用东京本补足。至于两个版本中共存的疑讹不解处,则标(?)。另外,为保持书的原貌,其中对朝鲜、后金统治集团所使用的一些诬蔑性语言一律未加改动。

在此次点校中,王钟翰教授热情地将他去年访日时得到的东京本复印件给我阅读校勘,谨此致以衷心的谢意。

当戊午奴酋发难于辽左,识者久已知之。盖庚戌突关杀戮之惨,业已昭著于前,而当事实犹醉梦。庙廊狃于故习,久失防御,以至决裂日甚一日;而封疆之臣递坏递更,递更递坏。然其间岂无长城之足恃,究竟同归于一败?此其故盖有难言者矣。

今毛大将军孤悬海上,犹幸得舒撑天之手,以展其生平,万一如肉食者之迂谈,掣而置之,当关则全副精神不足以供倒执手版,尚安能办贼哉!故今日之病,病在议论繁而私意广,浮夸大而经制疏,既无补于实济,安望其有实功?苟非籍海上之偏师,一振于镇江,擒叛将佟养贞等献俘阙廷,再振于林畔,以挫衅其酋子,不啻以空拳搏猛虎。今且建大纛于平岛,开督府于朝鲜,精忠贯彻寰宇,人心归,天意顺,骎骎乎有犁廷扫穴之势。

往二三乡人从海上归者,略述彼中情形,极称将军将略,经营布置确有端绪,驾驭属国以诚以信,而其主裁在收辽人,以复辽土,故归之者如市。今秋将军犹子维新,亦自海上

来，备述将军英武，进驻方略，颇与传者吻合。第衣甲器械尚未凑手，火药粮粮更属不支，因合纪之，以祈当事念天外之孤忠，勉图接应，收关东之实效，奏凯歌云。

将军屯兵平岛，开督府于朝鲜之新改馆驿，日以招集辽民、安插屯种、拣练将士为事。凡归止之辽民，每口月给粮三斗。奴自去冬杀阿骨后，残酷日甚，杀戮日众，故民离怨而归将军者日众，即编剃辽兵逃者亦多归公。今军声大振，宽、镇、凤、瑷、蒲、横诸城堡，俱以遣将收复，设立防守。生以季复，既望归将军，亦于是日将五万众进屯镇江、宽奠间，逼奴老寨，以窥进取。朝鲜亦已助兵数万，进屯金、复，听候调发。大略选兵已十余万，并新归附各岛安插屯种辽之男妇合兵民已五六十万矣。公初屯驻弥串，往来林畔及朝鲜馆驿，以逼近镇江。辛酉腊月之战，畏奴马窃窥，且弥串堡不能容众，遂迁平岛。平岛（原名皮岛，公更名也。）环山峭壁，绵亘一二百里，环海通潮，日凡两汐，奴马不能渡，冬月冰坚，时当严防。公招集辽民，安插屯种，周回岛屿星列棋置，如石城（有田一万亩，设参将刘可绅领兵二千人防守。）如常山岛（长百余里，有田万亩，设守备钱好礼领兵三百名防守。）如鹿岛（周围数十里，山环险峻，设游击朱尚元领兵一千名防守。）如广禄岛（有田数万，设游击张继善领兵三千余名防守。）如弥串、千家庄等处皆数十百里，有田十余万可屯种，今俱次第安插辽民。去今两岁开垦颇多，各岛除选兵外，合有辽男妇四五十万，今秋成熟便可积谷十余万。此招集屯驻之情形也。

饷自朝鲜易主后，月助饷万石，天津岁三运，登莱岁二运，合船三百艘，每船可运米四五百石，则通岁约共运米十余万，折色数万不等，所苦人日众，而衣甲器械不继，火药更不敷。今归止之民，老弱悉以屯田，丁壮尽编行伍。第各岛田固多，而辽民虽众，今春尚乏种子，故屯种尚不及半，若再得谷种二三千石，则今秋尚多谷十余万石矣。是岁计已有鲜饷十余万（今朝鲜助兵八万进剿，故此饷即以饷鲜将士。）登、津运饷十余万，折色数万，屯种籽粒十余万，通计岁已有额饷三十余万，此饷之大概，仅足充饷士十三，而登、津商货往来如织，货至彼一从帅府挂号，平价咨鲜易粮，以充军实。公自给价还商，市参以归，此一转移每岁亦不下数万矣（第各岛屯种，海水不能浇灌，遇旱即颗粒无收，必复全辽，始有屯种之实，而旱潦始可疏灌也。）

兵既屡经拣练，已得骁勇五六万众。又自去岁至今，招回奴酋剃编辽兵五六万外，正二三四月陆续遣将领兵，进复镇江、宽奠、瑷阳、凤凰城、横河、蒲江，各城堡据守合亦一二万，联络相应，以招脱伍剃兵，造册食粮者又以万计，合亦有劲兵十四五万（内有衣甲器械者，仅四万人，余俱发屯种。）军声已大振，顷亦造册报部矣。其进复据守之城堡，及委守兵将，则镇江城委游击尤景和领兵（二千二百八十五员名防守，）凤凰城（则委游击）领兵三千防守，宽奠堡（则委参将易成惠领官兵二千一百七十五员名防守，）大佃堡（则委游击）领兵

三千防守，叆阳堡则委游击曲成恩领兵一千二百名防守，蒲江则委守备领兵千人防守，横何则委游击卜天成领兵一千五百人防守，此皆依山为险，势相联络，而毛将军今出兵于此。近朝鲜新主效忠，许助兵八万，已遣大将张晓领兵数万，现屯境上，听候征调矣。此进据之情形也。

朝鲜自春季易主后，新主李倧较废主李晖更恭顺，至今尚称暂署国事，不敢正位。报篡后即斩边臣郑选、朴烨，以谢毛将军。缘林畔之战，透露消息于奴也。已又移咨恳毛将军转奏乞封另父，月助饷万石。四月，擒奸细王宇吉，械送毛将军枭首。五月，奉将军檄助兵进剿，遣大将军张晓屯兵境上，悉听约束，阁道大臣悉皆遮见。其恭顺若此，尚安忍肆言挞伐，而不急议封册以鼓忠顺乎。此朝鲜之情形也。往李晖已有阳奉正朔，阴顺奴酋之意，赖彼阁臣李尚吉力持不可，始止。

奴酋则自辛酉腊月十四日林畔袭战之后，去春镇武撤回，又见毛将军不时有兵扬帆海上，而平岛逼在建州之后，今春夏渐逼宽、镇，故次第抽回，以保老寨。今奴亲兵实不满四五万，而编兵逃者逃，死者死，期年之间已去十三，又为毛将军招回五六万，故奴日益猜而杀戮日益众，编兵凛凛思逃，虽分布各城堡尚有数万，而以李永芳镇守得胜城，提督各路兵马，今春季见海上迎降兵船群集，走漏机密，故悉将金、复等处一带兵马及李永芳等尽数撤回老寨，辽城折作白地。今哨马出入辽海，直抵得胜城，绝无防御。初夏，毛将军具禀枢辅孙公，约会进兵：毛出宽、镇，逼奴老寨；孙屯广宁，候彼分兵，先取海州入据，再会关兵过河，同取新城。枢辅以不得奴酋真耗，未可轻易进兵，不允所请。故于六月十六日，公自提兵径趋宽、镇。今奴畏公日甚，而猜疑日深，又见近日逃亡数多，故杀戮辽人更惨，粮饷尽搬运归巢，而辽人日益怨恨，思归将军矣。此奴酋之情形也。

奴大帅名阿骨者，极骁勇，善用兵，名位既高，又素得士心，李永芳以下悉皆叩头。自奴起兵以来，皆阿骨力。每破一城，诸头目杀戮极惨，独阿骨能抚循收用降民，分粮给食，故归之者皆死心效用，所向无敌。去岁毛将军用间以离之，奴竟杀阿骨，阿骨死，遂失抚驭之帅，而奴性猜又极严酷，日事杀戮，故辽之降民凛凛思叛，亦天亡奴之一机也。

今年三月间，李永芳、杨于渭、王子登、刘爱塔四人见辽民归者日众，遣使请降，乞免死金牌、袍缎等项，毛将军一一给之，去。后登镇沈有容闻风差巨舰四十艘迎降机泄，为奴所伺，随将李永芳等撤回老寨。四人中惟刘爱塔实心归降，阴受节制，金、复一带沿海地方皆其所辖。每见海船联帆，辄以一报十，以十报百，恐吓老奴，故奴畏云："南朝如何有这许多兵马？"且以毛将军进屯宽、镇，逼近老巢，遂尽数撤归防守，而金、复、海、盖一空矣。此四月以后之情形也。

马自毛将军庚申奏文总督咨送巡抚王，委以海上之役，亲随仅二百二十余人，领旗牌、令箭、空札、文诰及朝鲜咨文，由三岔下海，亲历各岛，鼓舞人心，激以忠愤，而各岛逃窜辽兵民无不泣下，奉将军约束者，然舟行尚无一骑，进至弥串，虽有马仅供往来哨探，镇江破，擒叛将佟养贞等数十人献俘阙廷，招降辽兵民数千，始获战马数百骑。未几，奴酋拥众数万南下，将军知众寡不敌，尽招辽民，退保弥串及朝鲜边境屯札，而奴之惨杀已不忍言矣。辛酉冬林畔之役，壬戌春始周行各岛，相择屯驻，遂于平岛建置帅府。入夏，辽兵民归附日众，而马亦稍稍增间，出兵设伏宽、镇间，奴骑零星哨探中伏辄擒，并夺其马，屡中屡擒。不期年，遂得马七千余骑，今留平岛牧养，以备侦哨并诸将士出入之用者约千骑，余发铁山喂养，以备征调。维新归，将军慨叹，谓三年精勤，孤悬海上，虽得朝廷帑金七万，尚不足充

此七千马价。然必欲大举,非再得膘状之马万余,尤未敢轻入。今虽随地设伏，而奴马已尽撤回，绝无零星虏骑。将军往受异传，有盾甲之法，以木为城，足当奴马,昔以献之袁经略，不用而退。今屯兵往往用此，然从盾甲中飞炮，可以贯城摧夷虏之骁骑也。公所得马七千，付鲜、拔夫七千人，牧养铁山，仍委游击张恩总理，凡倒死与新产小驹逐日册报。

又一事甚奇。去冬，奴酋归巢，忽一夕梦一金甲大将立其前，奴问为谁，答曰毛文龙。奴惊问："汝何来？"曰："取汝首级也。"奴惊走而醒。次日，大揭榜文："有能斩毛文龙首级者，以全辽王之。"凡数日，无一应。已而辽之降民王宇吉者，降奴已两期，奴亦亲信之，已授职领兵，乃自请于奴，愿往刺文龙，斩首归报。奴大喜，与定盟钻刀说誓立券而往。及行，全家束装。奴问："汝全家去，若不来奈何？"宇吉对曰："不全家不足以信文龙，而能亲近，以行其计。"奴然之，遂行，竟投毛公。毛公见其家口众多，又述奴之情形甚悉，纳之不疑，寻亦授职领兵。宇吉领两月，见帅府军容日盛，副参以下皆庭见。剑戟簇拥，机无可乘，因密通奴，伏精骑三千人于石城岛。一日诡云："前经石城岛，尚有辽民数千，急欲归止而无门。"公云："当遣一大将拨兵船迎护之来。"世杰曰："民遭杀戮,见兵即匿，何敢出？须公亲行。"公云:"我一心报国，专在救拔辽民。既有此许多人陷彼，安得不一亲行救之？"遂拨虎船二十六支，船载亲兵三十员名，同世杰径抵石城岛。登岸行数里，寂无人跡。毛顾问辽民何在，世杰策马先驰，指云："前面哨马十余骑，尾其后。"公亦随行，头马登高一望，见鞑贼无数，急喊"有伏"，疾驰而旋抵舟。次日方午，潮已退，船阁沙岸，去大海尚一望无际，群涌登舟，陆地无策。回首奴马仅数里，公急呼天祷祝云："文龙赤心报主，念切救民，不顾生死，遂中伏，望天垂怜。"祝毕，海水忽涌数丈，船从白浪中卷出，顷刻与奴马相隔数十里，神灵之默佑如此，真一大奇事。其日早始潮候，当未潮，乃方午而潮涌，是日凡三潮，岂非天乎！观毛将军一念精诚，呼天天应，感格之验，捷于影响，此可以卜其成功矣。

第阁部全副精神，悉以当关，每岁费帑金五六百万,尚终日呼号今日缺粮,明日鼓噪，骄兵贪弁，骗官骗饷,终无实用，若望此辈成功万万不能。况今奴兵已尽撤归巢,自山海以达辽沈千余里，绝无奴马一人一骑，当关者毫（？）毛将军之兵声日振，渐逼奴塞，奴贼忧在腹心，故尽撤外防以实老塞，万无远渡登、津之理，则登莱只可留兵万余矣，天津只可留兵一万以壮军容。为督饷起运之声势，撤督饷部院以归并于津抚，撤登抚以归并于齐抚，裁招练、监军、海道之半，以节冗费。而两地二万众多不过费军实二三十万，而毛大将军海上既已大振，所乏者饷，最苦者在火药与衣甲器械，此时当以海上为正兵，以山海为防守，以登、津为督饷，军务每岁除鲜助饷及屯田外，尚须海运额解五六十万石，合舟车之费约七八十万两、硝黄五十万斤，约价十万两，衣甲器械岁须二十万两，通计不过百万两之接济，则毛将军便可振旅东行，克期成功，械奴酋父子及叛贼李永芳辈，如养贞类献之阙廷。而新饷与事例杂税、鼓铸约可六百余万，除前项外尚余三百万，尽足以济黔、蜀之需。若当事尚泄泄于面情，以饰目前之虚夸，无论徒耗金钱，当关必不能张挞伐之举，而毛将军奏绩无期，中原膏血日以阴耗，恐东鲁黔蜀之变未必无继此而起，则天下事尚未知所终局也。从古能成大功者，必得天人之助；人心归，则天意助。观毛将军石城之急，则精忠可以格天，而朝鲜亦

且较顺，如斩义州道观察使郑选亟其首以谢，擒奸细王宇吉械送辕门枭示（世杰石城之计不就，遂由朝鲜渡江，故为所擒，今五月初二日枭首，妻妾给赏将士矣。）岁助饷十万，助兵数万，今已遣大将张晓屯兵境上，听候调发，业俱一一实行。此虽将军之精忠有所感发，实冲圣洪福、列圣神灵之所庇也。第属国效顺如此，当国者岂忍瘼外视之而不急为之处，以通呼吸之应乎！顺当事早为之计，以慰四海臣民之慰，舒圣主东顾之忧。社稷幸甚！苍生幸甚！

海运接济如米豆、本色，虽随便分登、津起运，第帑金与衣甲器械、火药之类仍当送至登州，不宜惜旬日车脚之小费。盖天津水程出海二三百里，下多礁石，险于登而难计日。登州府（水城内下船，候潮满顺风，出水城天桥关，要竟行，有礁石，至庙岛，不可泊船。于天桥关外教场后一带，下有礁石，须防飓风。）六十里去庙岛（猪羊祭献，挂袍于天妃娘娘，毕，候顺风竟往陀矶岛。亦用猪羊祭献，挂袍于天妃娘娘。矶岛，娘娘妹妹三人，一在福州，一在庙岛，一在陀矶岛，皆显应，必要虔诚祭献。）庙岛二百里至陀矶岛（天妃娘娘在套里，如遇大顺风，不可泊船，许望岛于船上遥祭。）陀矶至皇城岛二百里（此二百里间不可放炮及明灯于船舱外，恐惊潜龙也。）皇城岛开大洋约千余里至广禄岛（必候风顺，则两昼夜可到。）广绿二百里至长山岛，长山一日可至石城岛，石城百里至鹿岛（如泊船，巡。夜间需严巡。以近奴老岸，宜多备铳炮、弓矢提防。）鹿岛百余里至平岛（自石城到平岛二百余里，顺风半日可到矣。）是登州起程仅至庙岛六十里，下有礁石，稍险防飓，余随岛停泊，但候顺风，不六七日竟达平岛，无他险峻，故当从此，惟粮饷不得不随地起运也。

小册记将军之实功，俾寓内晓然，知此成效，张国威而壮当事之胆，以鼓榆关之气，兼以镇定骄弱之兵将，非独以接挤望当事也。然而庙廊尚未见翕然同心相应者，岂天外之孤忠乏援，彼中之情形难据乎！淳请开其疑端，而数其功之必济，以决当事之疑。

自用兵以来，神奸赤棍，骗官骗饷，横金大盖，扬扬梓里者，指不胜屈，欲其得一臂之实用几人？而帑金入手，非乞要津之援引，则营故里之门庐，甚有鲜衣怒马，雄饮樗蒲，拥声色乐，而不知军旅为何物。金尽而逸，并其人之莫可得，即提一旅于疆场，报功级非杀属夷，则戕边民，穷日夕之力于奔竞，而精神十九疲于酬应，尚安能望其精心办贼哉！将军早岁行边，矢心报国二十年，三韩宿将不肯妄杀一人，妄报一功。虽早已料奴之必反，无奈扼在行伍，壮志未酬。至熊公甫拔之都阃，而袁公复抑之不用，郁郁辽左至于今，一切家人生产不问也。即今不得一真耗，徒见呼号叫急，以挠乱视听，盗虚名而益实祸。

淳愚以为今日之事，宜莫如以当关之兵将严加简练，不必图多。除蓟镇旧额兵二三万所当严加精选，不在新饷外，山海只须选精兵三四万归经督于一，以允髦臣之屡请，庶朝廷优老之盛典为不虚，且事权不至掣肘，关外如马大将军等既已出防，只选精兵三万人屯练中、前两处，勤加训练，以弹压西虏，不得过宁远一步，而姑置广宁王世忠三千之防守，庶免遗笑于西虏，则水陆建置亦宜并撤，以省多耗。然则蓟镇仅抵额兵，而山海、宁前之六七万抵向者山海、宁前、广宁之额兵，所浮不过二万，而辽沈开、铁、清、抚、瑷、奉等处一带额

兵全废者，亦不下六七万，则以全辽之旧饷，抵今日之当关，纵客兵饷一倍，似可足用，即今方议挞伐，制造衣甲、火药、车炮、器械之类，数倍于前。然省辽沈之远运，旧饷之外，多不过再加百万，一切骄弱贪惫之兵将悉行汰去，则所省帑金无数，而切实用矣。今丘垅固是荒原，而门第尚犹比屋。今孤悬绝岛，一片精忠全在办贼与抚恤难民、驾驭属国、经理归附、建制屯驻，一切方略，虽古之名将蔑以加。此可以卜其成功者一。

当东事溃决，五六年间征兵措饷，竭寓内之物力以应一隅，取之尽锱铢，用之若泥沙。其间当事严明，因兵核饷，不致破冒者仅己未、庚申间耳，余一切不可问矣。甚有骄兵悍弁，明支于监军，复冒于饷司，稍一稽核，辄至群噪，积习成风，莫敢谁何。将军三年海上，执空拳以控敌，依属国以倡义，号召辽民，屯聚日众，接济未通，虽间贷给于鲜，然往往因粮于敌，时出奇兵以设伏，截虏夺饷，指不胜屈。亦有缴天之倖，得挖土窖粟麦者辄均之，士民无分彼此，与士卒同饥饱、同劳逸、同生死，故归附之众，依之若慈母。然一有干犯，捆打、枭示悉如军令，毫无假借，万人一心，从无敢哗。至鼓噪、脱伍，不但无此事，亦绝无此想。此可以卜其成功者二。

全辽之失封疆几二千里，其间与奴为敌者仅沈奉两战：一为沈阳之急，而奉集之援兵突至解；一为高监军奉集诱炮引击，而两战奴皆以四五万众败去，余俱望风奔溃，未尝以一矢相加遗，以至于今。但幸奴不来耳，来则风鹤皆奴兵也。独将军自庚申将二百余人由三岔下海，遍历各岛，延揽同心，激奋忠勇，收双山，破镇江，孤悬绝岛者几三年，不得国家斗米尺布之济，仅以一片精忠收集辽民，依屯属国。辛酉腊月十四，奴骑二万余夜从麟山渡江，头队数千突围车辇馆。将军以十三骑溃围而脱，奴以骁骑三百余疾追，直犯林畔。时兵众皆散村落，寻买米豆，将军仅与部将丁文礼、刘可绅等三十余骑力战，杀虏数十，游击吕世举、守备陈显忠、中军丁文礼、号头李国保、千总韩世卿皆奋力战死，守备刘应科马蹶被擒，而虏马续至者益众，虏矢如雨。方在危急，守备陈忠礼、尤景和、千总毛承禄、把总王进美等裹疮突战，守备张大捷、千总许佐尧、池奉羔等寻率步兵五千余奋勇援战，杀虏百余人。而将军复号召辽兵民，无不响应，短兵接战，至执木棍、竹竿、农器者皆突前杀贼，绝无畏却。是役也，将军以数千人却奴二万众，杀其头目，射中奴子，奴众始敛兵结陈而退，将军仍率众追杀十余里。奴退屯馆驿，相持者一月，至正月十七日始渡江。将军于三月亦遣将渡江，屡以数百人于宽、镇、凤、瑷间，效戚南塘设空营地炮之伏，以擒奴骑。大战小战，以力以智，不可数计，非若当关之兵将小有警报，辄办一走者比。此可以卜其成功者三。

奴自劫抚顺，破开、铁之后，编剃辽民为前锋，每攻一城进一战，辄以辽之剃兵先驱，而权令极严，却者必斩。故我兵每一遇敌，仅与辽民自相杀戮，而我之精锐已尽于前，奴始以骁骑放马冲突，无不立败者。将军自攻镇江、收双山，悉以谋胜，虽林畔几不免于虎口，而截杀酋目，挫衄奴子，始不敢再渡鸭绿。自是而后，将军且以偏师屡出宽、镇，牵扰奴贼，张疑帜以乱贼心，避其锐而击其惰，倏忽进退如疾风掣电，而奴遂委宽、镇、凤、瑷以去，将军始得从容屯驻，肆其出入，而无袭击之恐矣。是向之用兵者，皆与奴角力，用其所短而败。独将军省强弱，察虚实，度形势，舍其宽、平，逼奴老寨，俾奴不敢出蚁穴一步，一以谋勇制奴死命。此可以卜其成功者四。

兵行诡道，故战必用间。自用兵以来，每将败衄，奴必蛰伏肆其诡传，谓奴畏我而哭矣，粮饷将尽矣，父子相戕矣，叛将思内应矣；且多用奸细，勾引我之辽民为奴间谍矣，而

我辄信之以为实。若线索全在奴手，是奴惯用间而我专落其间，致屡战屡败，而我终不能一用间，以得奴之真耗矣。独将军自取镇江则用间，以离养真之爱妾；除阿骨则用间，使奴立斩其大帅；招刘爱塔、王子登等则用间，以剪奴之羽翼；诱诸伪将俾阴受节制，而奴之腹心始离，真情始得，奴始不得将军之虚实。将军之细作时达辽沈，飞书遍投，而奴之疑惧益甚，凛凛终日，日惟追杀毛兵奸细并杀戮辽民，而归附将军者日众矣。此可以卜其成功者五。

夫将军孤军控敌，业有撑天拄地之实功，种种必成之伟略，智信仁勇严全备之矣。第天外之孤忠一心办贼，而于时局之周全势所不及，兼实功实效远在绝岛，故知之者最寡，而助之者不力。今虏气尚骄，国耻未雪，愿当事勿以文法相抱持，同心佐主，勉图接应。否则，海上之辽民日久，万一久而乏食，众溃于内，奴乘于外，则天下事大可寒心矣。因并笔之，以俟裁察。

天启癸亥仲秋朔日，天都汪汝淳书。

（上接第24页）

㉑ 《鸦片战争》，第一册，第121页，《道光朝外洋通商案》。

㉒ Canton Register, 7.35：139 (Sept.2, 1834).
Parliamentary Papers,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China, P.29.

㉓ 《鸦片战争》，第1册，第121页。

㉔ 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前中英交涉文书》（台湾文海出版社1977年版），第8—9页。

㉕㉘ Chinese Repository, Uol.XI, PP.67—68.
Correspondence Relating to China (Blue Book, 1834), pp.13—14.

㉖㉚ Holt Edgar, The opium Wars in China (London, 1964) P.55.

㉗ 《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第161页。

㉙ Hsin—pao, Chang: Commissioner Lin and The Opium War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P.57.

㉛㉞ 《粤海关志》，卷二九，第28—36页。

㉜ 《清实录·道光朝》（台湾华文书局）第4588页。

㉝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1册，第30页。